

遠東通識學報 第五卷第二期

2011年7月 頁91-106

遠東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柳宗元山水詩作之美感經驗分析

徐鈺晶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本篇論文係以柳宗元山水詩作為討論對象，人生的際遇往往決定作品的內涵，就柳氏山水詩作所表現的美感經驗，深沈體驗出人類孤絕的心靈感受，荒寒的身處情境，而在寂寥悲寒之中，由於佛理的契悟，柳宗元的山水詩作偶亦潛藏佛理，呈現柳氏的嚮往，試圖以覺悟的禪思，化解塵世的種種挫傷。

在結構上，本篇論文試由人間、山水與佛理三個面向，分別以三個角度切入討論柳宗元的山水詩作：(一) 孤絕的感受 (二) 荒寒的情境 (三) 超脫的嚮往，結合柳宗元的山水詩作與生命經驗，具體分析柳氏山水詩作的意象，以期豁顯其生存感受與審美意境。

關鍵詞：柳宗元、山水詩、美感經驗、孤絕、荒寒。

Analysis of Aesthetical Experiences in Liu Hung-Yuan's Mountain and River Poems

Hsu Yu-Chin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Liu Xhung-yuan's poems on mountain and river(i.e., the natural world). The content and nature of poems are usually decided by the author's real situations of life. This aesthetic experiences expressed in Liu's such poems witness in a profound way the feelings of human loneliness. In the hopeless loneliness the Buddhist enlightenment shines occasionally and brings out Liu's aspiration to diminish the traumas he suffers in the actual world.

Thus, the present article will discuss Liu's poems on mountain and river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the feelings of loneliness; (2) the situation of hopelessness; and (3) the aspiration to a transcendent level of exist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mbine Liu's poems and his living experience, through which to manifest his vital images and aesthetic values.

Keywords: Liu Zhung-Yuan, Mountain and River Poems, Aesthetic experience, Loneliness.

一、引論

柳宗元為中唐時期傑出的思想家與文學家，柳氏出身士族，不僅積極仕進，並對時世深致關懷，參加王叔文集團的政治改革，永貞革新失敗後，柳宗元自貞元二十一年被貶永州，歷時十年，又於元和十年被貶柳州，四年後卒於任上。長期貶謫的生涯中，柳宗元「閑居，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柳子厚墓志銘〉）就其詩作而言，傳世有一百四十餘首之多，其中山水詩作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有關柳氏山水詩作，歷代評論不少，對其藝術創作能力頗致推崇，並賦予柳氏詩學成就高度的肯定：

「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首〉）

「劉夢得七言絕，柳子厚五言古，俱深于哀怨，謂騷之餘派可。」（陸時雍〈詩境總論〉）

「柳州哀怨，騷之苗裔，幽峭處亦近是。」（喬儀〈劍溪詩說〉卷上）

就其詩作表現之美感意境而言，有謂孤絕，有謂荒寒，有謂平淡簡古，並皆各有歷史上的傳承。詩不離人生經驗與人生嚮往，因此不可忽視柳氏的信念。柳氏以統合儒釋知名，則其詩作亦應有佛教覺悟之思想特色。此三者，孤絕來自宦途挫折，為世人所排斥；荒寒來自面對自然景觀所孕生之「必然」結局，亦即美的一切終皈幻滅，覺悟則源自佛學的啟發，能啟迪心境復皈於平和。這三點形成一個整體，足以彰顯其生命體驗之豐富，值得一窺究竟。下試論之。

二、孤絕的感受

貶官似乎是傳統文人共同的不遇宿命，面對仕途的挫折，由於每個人際遇有別，性格亦異，因此在回應命運的挫傷時，也每每展現不同的心靈風貌。

柳宗元在貞元元年赴韶州譴所途中被加貶為永州司馬，《新唐書》卷 168 本傳云：「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逐，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仿《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柳宗元現存詩作，大都成於貶謫之後¹，由於遭嫉受讒，在永州貶所，柳宗元「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繯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永州的謫居生活一如牢獄，使柳宗元心懷惴惴。雖然在長達十四年的貶謫生涯中，柳氏「悶即出遊」（〈與翰林李建書〉）然而永州在唐代仍屬荒僻險惡之地²，「遊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疥。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工，一遇和景出，負牆搖摩，伸展肢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與李翰林建書〉）而柳宗元二度被貶之地柳州，則又遠比永州蠻荒：「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寄韋珩〉）因此登臨之際，顯然難以澄慮散懷，甚至寄居永州十年，柳宗元竟以山林為囚禁生命的樊籠。³

長年身處蠻荒僻遠的他鄉，逐臣的深悲怨情與多蹇的遭際⁴，加上「百病所集，痞結伏積」（〈寄許京兆孟容書〉），柳宗元對自我命運的探問與思考，是否另有轉出新境的可能？早年凌厲風發的士人之志，在「神志荒耗」、受盡政治現實無情的劈傷之餘，柳宗元是否依然不退轉其淑世的理想？有關此點，柳宗元的山水詩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考察線索。「詩言志」，柳宗元如何以藝術語言，陳述內心世界，如何以自然景物的印象呈現出內在生命經驗，無疑是我們探索柳氏內心世界一個可能的方式。

「竄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冉溪〉），「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種白蘘荷〉）「廢逐人所棄，遂為鬼神欺。」（〈哭連州凌員外司馬〉）「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構法華寺西亭〉）「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別舍弟宗一〉）志潔而遭讒，

¹ 柳宗元現存詩作，約一百四十多首，除了〈省試觀慶雲圖詩〉、〈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韋道安〉三首為貶謫前所作，其餘都成於貶謫之後。

² 柳宗元〈永州韋使君新堂記〉云：「永州實惟九嶷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虺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

³ 柳宗元於元和九年作〈囚山賦〉，即盡以丘壑草木為陷阱，深自慨歎：「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⁴ 柳宗元被貶期間，屢遭火災，老母病逝，並且寡居多年，無有子嗣，因此柳氏心境始終悒鬱憂懼：「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與楊京兆憑書〉）

忠貞而見逐無疑是士人難堪的生命挫折，柳宗元詩文中屢見的「沈竄」、「伏匿」、「淪伏」、「竄逐」、「竄伏」、「竄身」、「廢逐」、「萬死」、等詞語的使用，足以一窺柳氏內心的傷痛。「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永州地處南楚，以屈原為代表的騷怨傳統強烈觸動柳宗元的不遇情懷，不僅在詩文中，屈原成為柳宗元再三致意的人物，楚騷情調的悲慨，也深沈迴響在柳宗元的詩作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疏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眾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菡萏溢嘉色，篔簹遺清斑。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構法華寺西亭〉）

元和四年，柳宗元在永州地勢最高的法華寺構建一個山亭，「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似乎說明柳宗元「在失意之中不甘於寂寞抑鬱，而一心想要藉各種掙扎努力來衝破心靈上之壓抑」⁵。值得注意的是此詩物象的選擇：「遠岫」、「清灣」、「菡萏」、「篔簹」、「幽潺」，人以世界萬物作為其品賞對象，處處均能產生美感經驗，當詩人試圖再現其經驗，必然得歷經揀選、剪裁，在複雜多樣的生命經驗中，通過自己內向的「觀照」，複製一個特殊的情境世界⁶。永州、柳州多山，山的意象在柳詩中出現近八十次，除了「似戟」、「劍芒」意象的聯想外，「靜」的特質也是一條值得把握的線索：「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游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與崔策登西山〉），除了「尋求內心的清靜」此一解讀外⁷，山之沈穩、永恆，也未始不可視為柳宗元「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的生命韌性，一如屈原「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毅峻拔。

就離騷物芳志潔的託喻傳統而言，「菡萏」可以指涉人品的高潔，「篔簹」亦聯結人格孤傲堅貞的聯想，類似的物象「青松」、「皇樹」、「疏篁」一直是柳宗元詩中賞愛

⁵ 引自葉嘉瑩先生《迦陵論詩叢稿》（下）·〈從元遺山論詩絕句談謝靈運與柳宗元的詩與人〉頁九二，桂冠圖書。

⁶ 有關「經驗之知」詳細分析，參見高友工先生〈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中外文學》七：七，67年12月。

⁷ 參見莫山洪先生〈論柳宗元山水詩意象之演變〉，《柳州師專學報》十八：三，2003年9月。

的對象⁸。「清灣」之「清」字，在柳詩中出現四十多次，一如：「清香晨風遠，溽彩寒露濃。」（〈巽公院五詠·芙蓉亭〉）「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夏初雨後尋愚溪〉）「以茲正陽色，窈窕凌清霜。」（〈紅蕉〉）無論是清水、清音或清香，清之特質都成為連繫柳宗元生命品質中的美好與芬芳與生命操守朗朗可鑒天日的密碼。

屈原「集芙蓉以為裳」、「貫薜荔之落蕊」（《離騷》），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貶柳州，其〈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云：「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驚風」與「密雨」象徵政治環境的險惡，在自我價值為荒謬的塵世所否定時，屈原選擇自沈汨羅，以死亡證存他的生命理想，然而柳宗元卻選擇承受，這意味著在困蹇多舛的一生中，他將陷入萬里冰封的孤絕：「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問親愛，南瞻雜夷蠻。」人情險惡，柳宗元南貶生涯中時時，朝不圖夕」（〈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啟〉）；身處萬里他鄉，親故離散；士人濟士情懷全然落空，種種現實的困頓使得柳宗元詩作在悲愴孤絕的情境中流露出強烈的悲音激響：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江雪〉）

「千山」與「萬徑」呈現了一個極度遼濶的空間經驗，「絕」與「滅」則徹底斷絕了蓑笠翁與世界的繫連，生命的本質，純為孤獨的存在，茫茫大地，冰徹心髓，而蓑笠翁孤舟獨釣，一任寂寥荒涼，依然堅持某種生命的姿態。

蓑笠翁的精神世界，正是柳宗元的夫子自道。危厄困窮之際，柳宗元始終堅持理想，然而，長年摧心傷骨的感受，逐漸使柳宗元轉為內斂的性格，將深悲沈怨潛藏心間，「棄遠甘幽獨」（〈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寂寞固所欲」（〈夏初雨後尋愚溪〉），而此性格的轉變，對於柳宗元山水詩作物象的選擇，必然有所影響。有關此點，容待下節討論。

三、荒寒的情境

柳宗元在塵世的遭遇，可用孤絕感受為初步結論。其散懷山水，除了聊以銷憂，

⁸ 如〈茆簷下始栽竹〉：「嘉爾亭亭質，自遠棄幽期。」

不過更重要的恐怕是為了創作——「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寄許京兆孟

容書〉）。就山水詩的發展而言，唐代的自然觀已逐步向內心世界轉化⁹，詩中的每一段風景都具有雙重性格¹⁰，亦即各種現實的事物，經詩人想像力轉化，每每內含特殊的情感價值。

緣此，本節將進一步分析柳宗元山水詩作意象的特質，以期更能豁顯柳宗元內在生命情境。縱觀柳詩，其語義類型¹¹每每具有共同的性質，這是我們據以了解柳詩值得把握的重要線索：

（一）荒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登柳州峨山〉）

「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夏初雨後尋愚溪〉）

「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疏。」（〈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亂山荒寺，古木參天，一任歲月的湮埋。然而，柳宗元獨獨青睞於被冷待的荒寒之境，似乎唯有這樣清冷幽獨、曠古寂寥的場景，始足以沈埋他悲鬱的悵痛。

（二）幽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危橋屬幽徑，繚繞穿疏林。」（〈苦竹橋〉）

「韻磬叩凝碧，鏘鏘徹巖幽。」（〈界圍巖水簾〉）

⁹ 有關此點，詳見《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三）〈轉向內心世界的自然〉顧彬著，馬樹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¹⁰ 譬如「長安一片月」，除了作為客觀自然的存在，又同時聯結著孤棲憶遠之情。有關此點，詳見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十三章〈詩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¹¹ 詳見註十所引書第十五章〈虛幻的記憶〉。

「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台館集荒丘，池塘疏沈坳。...逍遙屏幽昧。」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南澗中題〉)

「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新植海石榴〉)

柳詩中使用「幽」字凡三十八首，其情境傾向幽隱、幽深，甚至幽獨，荒僻之中更特顯其蒼涼。品賞孤獨，柳宗元觸目所及，亦盡是孤寂冷落之物象：

「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

「風窗疏竹響，露井寒松滴。」(〈贈江華長老〉)

清冷情調幾乎是柳詩物象主要的基調，在滿溢荒冷的景物中，柳宗元建構了一個寒氣逼人的峭愴世界：

(三) 寒

「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疏竹根。」(〈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寒江夜雨聲潺潺」(〈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白華鑒寒水」(〈植靈壽木〉)

「寒花疏寂歷」(〈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遙風遞寒篠」(〈與崔策登西山〉)

「寒藻舞淪漪」(〈南澗中題〉)

「梅嶺寒煙藏翡翠」(〈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當我們進入這一片淒寒冷峭的世界裡，無疑的我們已然被柳宗元帶入他所選擇創造的世界。物象鮮明的興現，正是詩人主體觀照下自覺選擇的結果。因此，無論「荒」、「幽」、「寒」，俱是柳宗元悲寒寂寞心境的外化。

除了語義類型的考索，柳宗元詩中的色彩也值得我們注意。柳宗元永州時期固然有若干詩作呈現體物精細、色彩豔麗的特色¹²，然絕大多數作品幾乎都以冷色調為主體：

「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皪沈珠淵，鏘鳴捐珮浦。幽巖畫屏倚，新月玉鉤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庭。」（〈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畔客，還將遠意問瀟湘。」（〈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瘴江南去入雲煙」（〈嶺南江行〉）

「桂嶺瘴來雲似墨」（〈別舍弟宗一〉）

縱觀柳詩設色，主要以冷色調的青、翠、白、灰、黑為主，就色采心理學而言，寒色往往聯結內在冷淡、沈靜、寂寞的感覺，則柳詩色彩的特質，無疑暗含主體孤冷幽寂的存在感受，而迷茫的景色，也潛藏著詩人悵惘淒迷的情感。

除了以自然的荒寒景致應合自己的心境，柳宗元詩中的聽覺經驗也幽微地複製了他的情感經驗：

「霞散眾山迴，天高數雁鳴。」（〈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覺衰〉）

「平野春草綠，晚鶯啼遠林。」（〈零陵春望〉）

¹² 有關語義類型，詳見高友工、梅祖麟《唐詩的魅力》二〈唐詩的句法、用字與意象〉，上海古籍出版社。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鷄晨。」(〈梅雨〉)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入黃溪聞猿〉)

「泠泠疏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鴻雁在雲魚在水，惆悵此情難寄」，鴻雁傳遞音信，自然聯結著思鄉的情懷。鶯啼則為春色點染淒迷的情致，觸動遊子思歸的愁腸。猿鳴無疑是詩人心中最不堪的哀怨之音，寂寥冷清的夜裡，反覆摧折辟傷詩人的情腸。

由柳宗元的山水詩作，多以荒寒孤寂之境為其主要情調，借用山水以寫象其體驗。而柳州任上所作的〈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可以視為柳宗元荒寒情境的極致：

「海上尖山似劍芒，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向峰頭望故鄉。」

峻峭的山峰柳宗元予以劍芒的聯想，其悽愴感受可謂深沈至極！

四、超脫的嚮往

柳宗元深受塵世的挫傷，省思自己的人間際遇，不免於孤絕之感；當他登山臨水，託身於山水之間，目睹萬象生滅變化，美則美矣，但仍突顯繁華落盡之後的荒寒意境，那麼，在人間與自然之外，心靈是否另有嚮往的可能性？柳氏〈送玄舉皈幽泉寺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於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這提供了一條思考的線索，牽引出對柳宗元山水詩另一個詮釋向度。

事實上，柳宗元一生好佛，〈送巽上人赴中函叔父召序〉云：「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柳氏遠謫永州，初期寄居於龍興寺，曾潛沈研究佛教教義，並自認頗有所得：「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送巽上人赴中函叔父召序〉)然而佛理的契悟，並未鬆動柳氏原所執守的傳統儒家的生命理想，而是意圖

「統合儒釋」¹³。唐代佛教與我國原有的儒家、道家思想，早已相互影響，而柳宗元更特別就儒與釋二家，求其相似而相通之處。譬如，儒家在人生實踐方面，首重孝道，柳宗元則說：「金仙氏（佛教）之道，蓋本於孝敬。」（〈送濬上人皈南觀省序〉）。又如，儒家重禮制而佛教重戒律，柳宗元持論以為：「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孔子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儒學與佛學固有其相通之處，然而二者思想體系龐雜，自無從混融為一，而柳宗元則採取「援佛濟儒」之立場¹⁴，對於原本主張「緣起性空」的佛教，也能體會出：「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曹溪第六組大鑿禪師碑〉），如此則更契於儒家的人性論。

柳宗元的詩文旨趣，大體而言不離儒家的人世情懷，他的孤絕與荒寒的體驗，也可以推源於此。然而，在傳統士人擇善固執的生命信念之外，柳宗元亦深受佛學的深刻影響。柳宗元遠貶南荒之後，其心境之幽憤複雜實非外人所能體會¹⁵，然而，經過時日的沈澱，也能翻轉出寧靜的心境，此與佛學之啟發不無關係，譬如〈溪居〉一詩：

久為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夾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此詩描寫柳氏遭貶之後的平居生活。回首生平，官場得意的生涯，詩人以「累」字概括；遠謫南荒，詩人則以「幸」字說明，此或者出於詩人的某種覺悟，然而末句的「長歌」依然洩露了心中隱痛，柳宗元自己承認：「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對賀春〉）然而，慟哭與戚戚所反映的「眾生皆苦」，也正是佛教立論的出發點，柳宗元也有可能由此頓悟「空」境。

「空」並非虛無寂滅，而是化解自我的執著。譬如，〈漁翁〉一詩：

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

¹³ 有關此點，詳見李軍〈柳宗元“統合儒釋”思想在山水詩中的表現〉，《鷺江職業大學學報》第九卷第三期。

¹⁴ 有關柳氏之「援佛濟儒」，詳見王樹海、王鳳霞〈佛禪對柳宗元山水詩的影響雜議〉（《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一期·文藝學研究》）。

¹⁵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中，即披露了他遠謫之後的情感體驗：「……伏念得罪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織，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猶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癘為也。」

柳宗元對時間意象的把握十分用心，前引二詩皆有「曉、夜」，以此表示日久天長的穩定狀態，一切變化退隱幕後，而詩人的眼光，也隨著岩上之雲，逐漸覺悟「無心」的妙趣。

然而，柳宗元終究未能由此超然而上，貞定於禪境妙悟中，終其一生，柳宗元的心境始終反覆起伏，無法擺脫煩惱的羈絆。但是，依佛教的理解：「離開煩惱，便無菩提」，智慧原不離煩惱而活，則柳宗元詩文中所表現的有我與無我之爭¹⁶，毋寧是十分自然的現象。柳宗元〈愚溪詩序〉云：「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此文足以顯示柳宗元內心的矛盾，一方面他想「漱滌萬物，牢籠百態」，以自己為衡量品類的標準，希望在有我之中試圖臻於無我，另一方面他嚮往「超鴻蒙，混希夷」的渾沌整體，但是又忘不了「莫我知也」，亦即在無我之中依然有我。能夠滌志澄慮地觀察自己的心靈處境，隱然已是覺悟佛理的一種成就。

如果進而探問柳宗元有無說佛談禪內涵的詩文，則由他與多位禪師密切往還看來，可知不難找到相關的佐證。其〈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一詩云：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此詩在敘事寫景之時，可以對照「真源」與「妄跡」，柳宗元用心所在，自然是試圖超脫妄跡，不為世俗所困，再尋取真源，努力冥契佛理，修養完美心性。范溫〈潛溪詩眼、柳子厚詩〉對此詩極為推崇，在擊節讚賞之餘，結論說：「『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于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¹⁷參研佛經，最終的意義在於能否究竟了悟。柳宗元以「悟悅」一語出之，頗有離苦得樂之意，而「心自足」則是無待於外，亦無執於內，讓一切回皈本來樣貌。此外，〈巽公院五詠〉詩中，柳宗元直接描寫佛寺中的修行之所，

¹⁶ 有關有我與無我的論點，詳見註十四所引文頁 1。

¹⁷ 轉引自郭紹虞《宋詩話輯佚》。

全詩潛藏的佛理，則直接反映柳氏的嚮往，譬如他寫「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與誰期？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佛教雖以智慧為覺悟之道，但為了接引眾生，仍須宣講及著述，此為方便法門。雖有文字與言宣，卻又不可陷於分別名相的支離學問中。本詩首尾二句可以相聯，先說「寂滅本非斷」，表示空並非斷滅之空，而是相對於人的聞見的空假，而最後結語是「忘意聊思惟」，連意念與思想也要一併化解，亦即「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始得西山宴遊記》)此種化境並非超離塵俗而去，而是當下即是一切，以「聖默」的姿態安心承受一切，包括塵世種種挫傷在內。

另如〈禪堂〉一詩：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本詩為結合道家與禪宗的佳構。「虛白」與「萬籟」皆源自〈莊子〉，此處一為描寫實景，一為推其緣生。山花開落、萬籟鳴響，鳥飛空中，一切全本之於自然，「忘機」雖然有莊子「去其機心」之意，此則特顯悟覺的禪思，無論自然的萬象，或者人生的遇合，一切各有其自然緣分，能「心境本同如」，自可化運自在，無迹無滯，一切回皈不生不滅的如如狀態。

柳宗元自認為深通佛理，其詩作亦提出了相關的佐證。問題是：佛理的鑽研是否足以使柳宗元超越生命困頓，化解對人世的孤絕之感與對自然的荒寒之感？事實真相更可能是：此三種感觸交織為一個整體的氛圍，正好彰顯柳宗元獨特的生命體驗。如果缺乏佛學啟迪，失卻超脫的嚮往，則柳宗元的人生可能更為悲怨戚苦，而其詩文也可能更為清峭寒愴。

五、結論

柳宗元早年潛沈經典，慨然以天下蒼生為己任，韓愈稱譽他：「雋傑廉悍」(《柳

子厚墓誌銘》)，可知淑世濟世為柳宗元生命的首要關懷。然而，永貞政變失敗後，柳宗元開始了漫長的貶謫生涯，在短暫的四十七年生命中，從三十三歲便遭到形同放逐的命運，在永州與柳州滯留十四年之久。他的詩文充分反映了對人間的孤絕感受。

面對仕途的多蹇傳統，士人每每試圖移情、寄情或者忘情於山水，然而柳宗元卻始終無法化解心中鬱結，其山水詩作「哀而酸楚」¹⁸，並且就其山水詩作所突顯的荒寒情境而言，無論在語義類型、顏色選擇、聽覺經驗上，皆自成格局，足以作為此類詩作的典型範例。之於柳宗元而言，人間加諸於他的是孤絕，山水展示於他的是荒寒，那麼，進退失據的難堪下，難道生命竟無出路的可能？柳宗元的佛學修養，在此為他扮演積極的角色，提供他一種超脫的嚮往。這三者之間互動關係如何，則需另文加以研究。本篇論文謹就柳宗元的山水詩，提出一個可能理解的架構，分別由人間、山水與佛理三個面向，說明柳宗元在短暫而悲苦的一生中，為謀求個人安身立命所作的嘗試，進而由上述探討顯示柳氏山水詩的審美意境，有其理路上的連續性與架構上的完整性。

¹⁸ 轉引自高海夫《柳宗元散論》頁 201，陝西人民出版社。

參考文獻

- 一、柳宗元集 柳宗元 華正書局
- 二、中國山水詩研究 王國瓊 聯經出版事業
- 三、柳宗元詩研究 何淑貞 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 四、柳宗元散論 高海夫 陝西人民出版社
- 五、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 小尾郊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